

**编者语:**本期栏目有四篇文章,作者分别来自陕西、广西、云南三省。陈跃博士的文章《汉匈关系视野下的汉朝经略焉耆》选题新颖,分析深入,对两汉与匈奴关系及经略焉耆进行了细微详尽的考察。陈亚男则对清末边疆地区壮族土司社会的个案进行研究,文章见微知著,以小见大,通过对清末广西《万承诉状》的研究来分析清末广西壮族土司社会的情况。杜小英的文章选题新颖,对抗战时期云南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工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韦健锋博士发表在本期的文章是有关中、印、缅三国关系的研究,文章运用大量公开的资料,公正、客观地对三国关系进行了评析,指出了中国与印、缅两国在合作与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

## 汉匈关系视野下的汉朝经略焉耆

陈 跃<sup>1,2</sup>

(1.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8;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05)

**摘要:**西域是汉朝与匈奴斗争的西部战线,焉耆则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汉朝与匈奴在西域对抗的前沿。得焉耆者,得西域;失焉耆者,失西域。焉耆的向背是汉朝与匈奴经营西域战略胜负的重要风向标。匈奴控制焉耆,汉朝在西域的稳定战略即受到严重威胁;反之,汉朝征服焉耆则标志着汉朝西域经营战略的完成。汉匈关系的发展影响着汉朝与焉耆的关系发展,同样,后者的演变也反映了汉匈双方在西域的角力变化。

**关键词:**汉朝;匈奴;焉耆;班超;西域都护;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1-0021-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1.005

### Study on Han Governing Yanq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and Xiongnu

CHEN Yue<sup>1,2</sup>

(1. College of History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hanxi Xi'an 710068, China;

2. Institute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5,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regions were the western front for Han government to fight against Xiongnu and Yanqi was the very frontier for the fighting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Since the government who got Yanqi could obta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support from Yanqi decided the strategic success and failure for both Han government and Xiongnu. If Yanqi was manipulated by Xiongnu,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for Han government was heavily threatened. However, the governing strategies had been achieved for Han government with the obedience from Yanq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government and Xiongnu influenced that between Han and Yanqi, and meanwhile, the evolution of the latter reflected the various authorities of Han and Xiongnu in the Western region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Han Dynasty; Xiongnu; Yan qi; Ban chao;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western region; geopolitics

在汉朝周边民族关系中,以匈奴对汉朝的危害最大,所谓“八蛮之寇,莫甚北虏”。<sup>[1]卷88,2911</sup>汉文帝时,匈奴出兵称霸西域,焉耆为其统治西域之中心。

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遣张骞出使大月氏,以开通中原与西域的官方联系。继东部、中部战线之后,西域成为汉匈战争的西部战线。在西域争夺战中,焉耆

收稿日期:2016-01-09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新疆通史》基础项目“新疆历史农牧业地理研究”(XJTSB04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13AZD033)。

**作者简介:**陈跃(1980—),男,江苏徐州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研究。

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富裕的资源而成了汉朝与匈奴争夺的焦点,控制焉耆就成为汉匈双方在西域角力的目标。汉朝与焉耆的战争与和平,交织贯穿着汉朝经营西域的全过程。故此,汉朝经略焉耆之成败就成了汉朝经营西域整体战略成败的风向标。因此,在统观汉匈关系视野下,审视汉朝经略焉耆之过程与结局尤为重要。目前,学界对汉朝经略西域的整体战略研究较多,关于汉朝与西域诸国关系史的研究中又以汉与月氏关系、汉与楼兰关系的研究颇丰,却鲜见关于汉朝经略焉耆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即以汉匈关系为视野研究汉朝经略焉耆,希冀窥见汉朝经营西域战略的发展演变与成败得失。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 一、焉耆的战略地位

在焉耆盆地及其南部毗邻区,有焉耆、危须和尉犁三国,以焉耆势力最大。东汉时,焉耆兼并危须和尉犁,故此本文所述焉耆主要是上述三国。焉耆是西汉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天山南麓和博斯腾湖西岸,西界龟兹,北连乌孙,东邻车师,南控危须和尉犁,沟通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也是天山南北交通的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西汉初期时,西域有南北两条大道,一是南道,敦煌西行至楼兰,再西南经于阗至莎车;一是北道,敦煌西行至楼兰,再沿塔里木河西行,经危须和尉犁西至龟兹,至疏勒。汉宣帝时,汉军破姑师,分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于是焉耆与车师的交通随即打通。故此,焉耆就控制了楼兰至疏勒、龟兹至车师的两条要道,其战略地位日渐凸显。

西汉时的西域,天山南北有大小三十六国。各国大小不同,人口和实力差别亦很大。小者,如渠犂、车师都尉国等,人口不多千,兵不过百余;大者如乌孙、鄯善、扞弥、于阗、莎车、姑墨、疏勒、龟兹、焉耆等,人口过万,胜兵数千。在诸多大国、强国中,焉耆位居前列。焉耆有4 000户,321 000口,是当时绿洲诸国中的第二人口大国,仅屈居龟兹之后。以兵力观之,焉耆有胜兵6 000,是当时绿洲诸国中的第二兵力大国,仅次于龟兹之后,远高于鄯善、扞弥、于阗、莎车、疏勒、姑墨等国。焉耆南部的尉犁和危须二国实力较弱,多受焉耆控制,如此,加上这两国的人口和兵力,那么焉耆、尉犁和危须三国的总人口有5 900户,46 600口,

兵力有10 000人,仅次龟兹,是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的第二强国,实力不容小觑。迨至东汉,焉耆大有发展,有15 000户,52 000口,胜兵20 000余人。无论是人口,还是兵力,焉耆均居西域绿洲诸国之前三甲,屈居于阗和疏勒之后,势力非常强大。

总体而言,焉耆及其控制下的尉犁、危须地处西域之中,控遏着西域交通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焉耆人口众多,兵力强盛,是汉代西域绿洲诸国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于是,焉耆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汉朝与匈奴争夺的焦点。汉朝与匈奴,谁控制焉耆,谁就会在西域争夺战中取得优势。可以说,得焉耆者,得西域;失焉耆者,失西域。

### 二、反击匈奴与西汉经略焉耆

在汉朝管理西域前,匈奴对该区的影响甚大,即匈奴称霸西域时代。匈奴称霸西域与汉匈关系发展密切相关。汉孝文帝之前,匈奴并没有控制西域诸国。汉初,汉高祖出击匈奴,反被围困在白登山。迨陈平献奇计后,汉军方得解围。自此,高祖“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每次匈奴南侵汉地,汉朝则“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sup>[2]卷94上,3754</sup>。可见,汉朝在与匈奴的关系中,处于劣势。

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夏,匈奴右贤王侵入汉朝河南地。文帝遣书诘责单于:“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随后,冒顿单于下令右贤王转调兵锋,进攻西域。“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sup>[2]卷94上,3757</sup>自此,匈奴称霸西域。

匈奴狐鹿姑单于在左贤王病死后,立己子为左贤王,更立左贤王之子先贤掸为日逐王,地位低于左贤王。“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sup>[2]卷96上,3872</sup>嗣后,匈奴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向西域诸国收取赋税,并日渐富足。而僮仆都尉的常居之地在焉耆、危须、尉黎间,焉耆俨然成为匈奴在

西域的统治中心。

在汉匈对峙格局中,西域是汉匈双方均极力争夺的对象。西域物产丰饶,绿洲诸国种有五谷、瓜果,游牧诸国则蓄养大量马、牛、羊。匈奴控制西域,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sup>[1]卷47,1598</sup>。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sup>[1]卷88,2912</sup>。如若中原“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sup>[1]卷47,1588</sup>。这样,在与匈斗争的大背景下,打通中原与西域联系已成为汉朝经略西域大战略的首要抉择。

“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sup>[1]卷47,1587</sup>,汉武帝遣张骞出使大月氏,汉朝与西域诸国之官方联系由此开始。因苦于楼兰和姑师经常攻击和遮拦汉使,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前108年)令赵破奴和王恢将兵先后攻破楼兰和姑师,列亭障至玉门,为进一步经营西域打造了前进基地。此后,汉朝与乌孙联姻,乌孙则以汉公主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以示更尊重匈奴。乌孙鼠首两端的表現,恰恰说明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要强于汉朝。

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与车师联兵欲大举进攻乌孙,解忧公主和乌孙昆弥遣使向汉朝求救。翌年(前71年),汉朝发兵十五万骑,令五将军分道出击。是时,常惠为校尉,持节统帅乌孙翕侯等诸官及乌孙五万精兵。随常惠出使乌孙的还有右校丞辛庆忌,他随常惠屯田于乌孙赤谷城。在汉乌联军出击匈奴的战斗中,辛庆忌冲锋陷阵,作战勇猛,“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sup>[2]卷69,2996</sup>。此次战役中,常惠所率乌孙兵直达匈奴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等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遭到沉重打击。而校尉辛庆忌“将吏士屯焉耆国”则说明,匈奴失去了其在西域的管理中心地——焉耆。此次战役,是汉朝与匈奴在西域斗争的转折点,匈奴由盛而衰,汉军则由弱转强,乌孙对汉朝态度也从“持两端”转为弃匈投汉。

汉军胜利之威,使长期与汉朝为敌的车师改变对汉态度,“复通于汉”。匈奴愤怒之下,“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是焉耆王的外孙,恐为匈奴人质,遂逃往焉耆。显然,当时的焉耆属于汉朝的势力范围。焉耆属汉,这对汉朝在西域扩展势力意义重大。此后,汉军与匈奴在车师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并且汉军每次从渠犂出击多取道焉耆。

神爵二年(前60年)秋,因与握衍胸鞬单于不和,匈奴日逐王率其部众数万骑降汉。汉朝遣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王,封其为归德侯,并趁机大破车师。次年(前59年),“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sup>[2]卷96上,3874</sup>。日逐王降汉,标志着匈奴在西域经营最终失败。需要注意的是,史载本始三年(前71年)校尉辛庆忌“将吏士屯焉耆国”,表明汉军已实际控制焉耆。而迟至神爵三年(前59年),西域都护设立,僮仆都尉方才“由此罢”,这期间的12年,僮仆都尉似已未能实地管理焉耆,或许日逐王仅保留“僮仆都尉”之名号。迨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之名号亦无存在的必要了。

焉耆归属汉朝后,汉政府开始有效管辖焉耆,如设立官员,调查户口。汉朝在焉耆设立一系列官员,其中有击胡侯、却胡侯和击胡左右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这些官职名称均有鲜明的抗击匈奴的色彩。当时,焉耆有“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实为西域绿洲诸国中的第二强国。

西汉有效管理焉耆的时间持续了86年。王莽始建国五年(13年),“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瓦解”<sup>[2]卷96下,3927</sup>。随着汉朝与匈奴关系的恶化,汉朝在西域的统治也陷入危机之中。西域诸国中,地近匈奴的焉耆首揭叛汉大旗,杀害都护但钦,汉朝与焉耆关系陷入战争。天凤三年(16年),王莽遣大使五威将王骏及西域都护李崇从南路、佐帅何封与戊己校尉郭钦从北路联合讨伐焉耆。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王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数部进入焉耆境内,焉耆则设兵伏击。同时,姑墨、尉犁、危须三国军士则临阵反叛,袭杀王骏。李崇只好收拾残部,还保龟兹。虽然佐帅何封和戊己校尉郭钦从后路趁焉耆大军未到之时大杀焉耆老弱而归,但局部战斗的胜利终不能改变战争整体的失败。数年后,李崇的残军也被匈奴和叛汉的焉耆诸国攻灭,汉朝与西域的联系随之断绝。

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了一批西汉和新莽时期的木简,其中有100余枚简文与此战争相关。张德芳、李永良、胡平生、裴锡圭、饶宗颐、李均明等先生对该批木简进行研究,特别是饶宗颐、李均明先

生在《新莽简辑证·天凤三年西域战役》<sup>[3]</sup>一书中对此次战役进行论述,并将战争分为王骏进攻、郭钦进攻及全军撤回敦煌三个阶段。此前关于此次战争的记载特少,马圈湾汉简的出土则为这一事件提供了原始资料,展示了战争的具体细节。

纵观西汉经略焉耆历程可见,汉军对焉耆的征服是在汉乌联军大败匈奴之大背景下得以实现的。而一旦汉匈关系恶化,攻略西域,焉耆即随之叛汉。焉耆归降匈奴,使得匈奴在西域的实力大增,进而严重威胁到汉朝之西域经略大局。

### 三、匈奴反击与东汉经略焉耆

由于王莽错误的民族政策,汉匈关系恶化。受此影响,汉朝与焉耆关系也陷入战争状态。攻灭李崇后,匈奴重新掌控西域。然而,匈奴“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匈奴严苛暴戾的统治,令西域各国颇感不满。焉耆、鄯善和车师诸国“皆怀愤怨,思乐事汉”<sup>[1]卷47,1587</sup>。建武二十一年(45年)冬,焉耆、鄯善和车师前国等西域十八国各遣子入侍,请求东汉派出都护。光武帝因中原初定,北方尚未归顺,而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让各国的侍子归国。焉耆、鄯善、车师等天山南麓诸国只得继续附属匈奴。匈奴统治西域的方式,政治上主要通过在西域各国派遣使者,监护绿洲诸国国王的活动。班超经略西域时,曾先后在鄯善和于阗遭遇匈奴使者。此外,匈奴在经济上有征税权,在军事上有征调各国军队之权。

永平四年(61年),匈奴得知于阗王广德攻灭莎车后,遣五将发焉耆、尉犁、龟兹等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攻于阗。大敌压境下,广德乞降,以太子为人质,允以每年进贡。自此,“匈奴遣使监护其国”。通过控制于阗,匈奴势力扩展到了昆仑山北麓。

永平十六年(73年)春二月,明帝“遣太仆祭彤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庐城”<sup>[1]卷2,120</sup>。这是东汉军队首次出击西域。伊吾是西域东部门户,汉军攻占伊吾,大显汉军之威。于阗诸国遂遣子入侍,于是,西域与东汉恢复政治往来。次年(74年)冬十一月,明帝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初置西

域都护、戊己校尉”。其中,陈睦为首任都护,耿恭为戊己校尉。永平十八年(75年),北匈奴联合焉耆、龟兹等属国大举进攻东汉在西域的驻军。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及车师后王围戊己校尉耿恭。焉耆与龟兹联军“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sup>[1]卷88,2928</sup>。匈奴控制下的焉耆和龟兹联军攻灭西域都护,致使东汉与西域的第一次官方联系中断。焉耆依然属于匈奴阵营,与汉朝为敌,匈奴仍控制着天山南北。此次焉耆叛汉,对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造成极大危害,以致明帝在下诏奖赏班超时,还特意点出焉耆对汉廷的背叛,表彰班超的丰功伟绩,称其“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sup>[1]卷47,1582</sup>。

汉章帝即位后,罢都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有十余年。在此期间,班固在昆仑山北麓诸国积极活动,并逐渐取得绩效。永平十七年(74年),班超已镇服鄯善、于阗、疏勒三国,使其归顺汉廷。焉耆和龟兹攻灭都护陈睦后,西域形势对汉不利,但班固依然坚守于阗,抵御焉耆和龟兹的进攻。

和帝即位后,实施对匈奴进攻战略。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出击,大败北匈奴。次年,窦宪遣副校尉阎槃攻取伊吾。东汉在西域的反击作战取得初步成果,进而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永元三年(91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西域的龟兹、姑墨和温宿等国也先后向班超投降。东汉遂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重整西域经略。至此,除焉耆、危须和尉犁因参与杀害都护陈睦而心怀二心外,其他西域诸国均已归属东汉。

永平六年(63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及在西域的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征讨焉耆。大军到尉犁界,班超遣使晓说焉耆、尉犁、危须:“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今赐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广与国人商议后,决定献礼,以拒班超入国。其左将北鞬支本是匈奴人,执掌焉耆大权,焉耆王广遂遣其奉牛、酒等物迎接班超。班超得知焉耆取信于北鞬支,责之:“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

以时迎,皆汝罪也。”左右属下建议杀之,班超则说:“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赐而遣之。北鞬支还告焉耆王广,认为班超尚未对焉耆怀疑。于是,焉耆王广与其贵族在尉犁迎接班超大军,奉献珍物;暗地又断绝苇桥之险,企图阻止汉军入其国。班超率军从旁道入其国。七月三十日,大军进至距焉耆都城二十里之地。汉军突至,焉耆王广异常吃惊,恐惧之下,欲率其国人进山以避兵锋。此时,曾经受质于京师的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者告知班超。班超为稳定焉耆王,则斩杀告密的使者,以示不信。

擒贼先擒王,班超决计摆开鸿门宴。于是,他宣布明日宴请三国国王及大臣,声言届时将厚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况及北鞬支等三十余人信以为真,一起到会。<sup>①</sup>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逃入博斯腾湖,而危须王亦不至。宴会伊始,大家坐定,班超怒诘焉耆王广:“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叱令吏士抓捕广、况等,于陈睦故城斩之,并传首京师,悬于蛮夷邸,以示汉威。班超遂立元孟为焉耆王,并为尉犁、危须和山国设立新王。为镇服该国,班超留居焉耆有半年之久。至此,“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sup>[1]卷47,1582</sup>

安帝即位后,东汉派骑都尉王弘率河西羌人骑兵增援西域,但因将吏贪暴,酿成羌人起义,陇道因之断绝。安帝遂于永初元年(107年)六月下诏罢西域都护及伊吾、柳中屯田。东汉势力撤出西域后,匈奴再次统治西域诸国。

延光二年(123年),汉廷任命班超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经略西域。至四年(125年),班勇先后降服鄯善、姑墨、温宿、疏勒及车师前部诸国。永建元年(126年),班勇立加特奴为车师后部王,又遣将斩杀北匈奴所立东且弥王,另立东且弥国人为王。至此,班勇已经平定车师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等国。同年冬,班勇又发兵击败匈奴呼衍王,降服其部众二万余人,呼衍王远徙西域。

永建二年(127年),班勇上书请求进攻焉耆。顺帝遣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三千兵协助班勇。班勇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两路夹击焉耆。张

朗因戴罪出征,遂私自先期抵达焉耆爵离关,首战大败焉耆军队。焉耆王元孟惧诛,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班勇则因后期至,下狱,终被罢官。焉耆归降后,疏勒、于阗和莎车等国均遣使奉献,表示属汉。自此,东汉第二次统一西域。迨至建宁三年(171年),东汉一直能有效管理焉耆。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疏勒王汉大都尉在狩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建宁三年(170年),凉州刺史孟佗派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率领焉耆、龟兹及车师前后部共三万余人,征讨疏勒,围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和得请降,汉军退去。由此可知,焉耆尚属汉朝。不过此后,“疏勒王连相杀害”,东汉亦不能禁止。自身统治已摇摇欲坠的东汉,对西域的管控日渐下降。“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sup>[1]卷88,2912</sup>元嘉二年(152年),长史王敬为于寔所没。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日薄西山。虽然东汉在与北匈奴争夺西域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西域诸国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其与中原的关系终在灵帝后期中断。

#### 四、总结

焉耆位于西域的中心,地当南北疆交通之咽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焉耆具有战略价值。故此,在汉匈战争中,双方在西域的争夺胜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焉耆的掌控主导权上。得焉耆者,得西域;失焉耆者,失西域。如果我们将历史从汉朝延伸至魏晋时期,也可看到前梁、前秦和北魏对西域的征伐均是围绕焉耆展开的。限于篇幅,此不展开论述。

汉匈双方的战争与和平交织,并贯穿汉代始终。随着汉武帝反攻匈奴大战略的逐步开展,西域因此成为双方战争的西部战线。作为匈奴统治西域的中心,焉耆在很长时间内与汉为敌。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在汉乌联军大破匈奴右谷蠡王庭后,校尉辛庆忌“将吏士屯焉耆国”,汉军已实际控制焉耆。而迟至神爵三年(前59年),统治西域的匈奴

<sup>①</sup>袁宏《后汉纪·孝和皇帝纪上卷第十二》载:“焉耆王广、尉犁王况与北鞬支等四十一人诣超。”此人数与《后汉书》有异。

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方才废除。西域都护设立,标志着汉朝在西域统治的最终确立,西域自此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莽统治年间,因与匈奴关系破裂,匈奴复大举进攻西域。在此背景下,焉耆再次投靠匈奴,并首揭叛汉大旗,杀死西域都护。此后,焉耆又击败前往征伐的王骏大军,焉耆再次成为匈奴在西域统治的重心。

永平十七年(74年),明帝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匈奴于蒲类海上,攻入车师。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东汉第一次沟通西域。东汉永平十八年(75年),匈奴联合焉耆、龟兹等属国大举进攻东汉在西域的驻军,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于是,东汉与西域联系第一次断绝。永平六年(63年)秋,班超发兵征讨焉耆,杀焉耆王广,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西域诸国重新纳质于汉,东汉与西域联系得以二次疏通。永初元年(107年),因羌人起义,安帝下诏罢西域都护及伊吾、柳中屯田。东汉势力撤出西域,匈奴重新收属诸国。东汉与西域联系第二次断绝。永建二年(127年),班勇与张朗

联合击焉耆。焉耆归降,疏勒、于阗和莎车等国均遣使奉献。东汉第三次统一西域。迨至建宁三年(171年),东汉一直能有效管理焉耆。此后,随着东汉朝廷朋党政治斗争加剧,国力渐衰,汉室已无力控制西域,汉朝与焉耆的关系自此中断。

作为西域的中心,焉耆的向北就是汉匈双方在西部战线斗争胜负的风向标。统观汉朝与焉耆关系的演变,不难看出,其演变过程受汉匈关系的影响甚大。匈奴与汉朝关系恶化,重新控制西域时,焉耆就首先叛汉,与汉为敌,成为匈奴在西域统治的急先锋。而每次汉军收复西域时,焉耆也是抵抗到最后的绿洲国家。随着汉军征服焉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方才宣告最终确立。较之汉朝,焉耆与匈奴的关系更为坚定。故此,汉朝与焉耆的关系也就表现为战争多于和平。

#### [参考文献]

- [1]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饶宗颐,李均明. 新莽简辑证·天凤三年西域战役[M]. 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上接第15页)

#### [参考文献]

- [1] 林芳萍. 月亮船[M]. 台北:民生报,2004.
- [2] 林芳萍. 创作与思考:儿歌与我[J]. 中国儿童文化, 2013,10(00):252-254.
- [3] 林芳萍. 谁要跟我去散步[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 [4] 林芳萍. 蜜豆冰[M]. 台北:民生报,2008.
- [5] 泰戈尔. 儿歌[M]//泰戈尔全集:第22卷. 倪培耕,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
- [6] 翟亚红. 幼儿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9.
- [7] 韦苇,谭旭东. 世界金典儿童诗集·序[M].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
- [8] 苏建荣. 谢武彰儿歌研究[D]. 台北:“国立”台北教育大学,1997.
- [9] 吴声森. 儿歌与儿童诗分家了吗? [DB/OL]. <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Taiwan/wu/wu-01.htm>.
- [10] 钱万成. 现代儿歌创作随想[N]. 吉林日报,2007-07-26(15).
- [11] 方卫平. “玩”的文学:幼儿文学的游戏性[J]. 学前教育研究,2012,19(6):5.
- [12] 林芳萍. 躲猫猫抓不到[M]. 台北:小鲁文化出版社,2001.
- [13] 林芳萍. 我爱玩[M]. 台北:信谊基金出版社,1997.
- [14] 陈恩黎. 生命的欢歌:对儿歌游戏性的研究[J]. 中国儿童文化,2004(2):35-38.
- [15] 林芳萍. 小火车[M]. 台北:信谊基金出版社,1997:12.
- [16] 李利芳. 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7.
- [17] 方卫平. 亲爱的世界:谈儿歌与日常生活的艺术联系[J]. 中国儿童文学,2013,5(1):11.